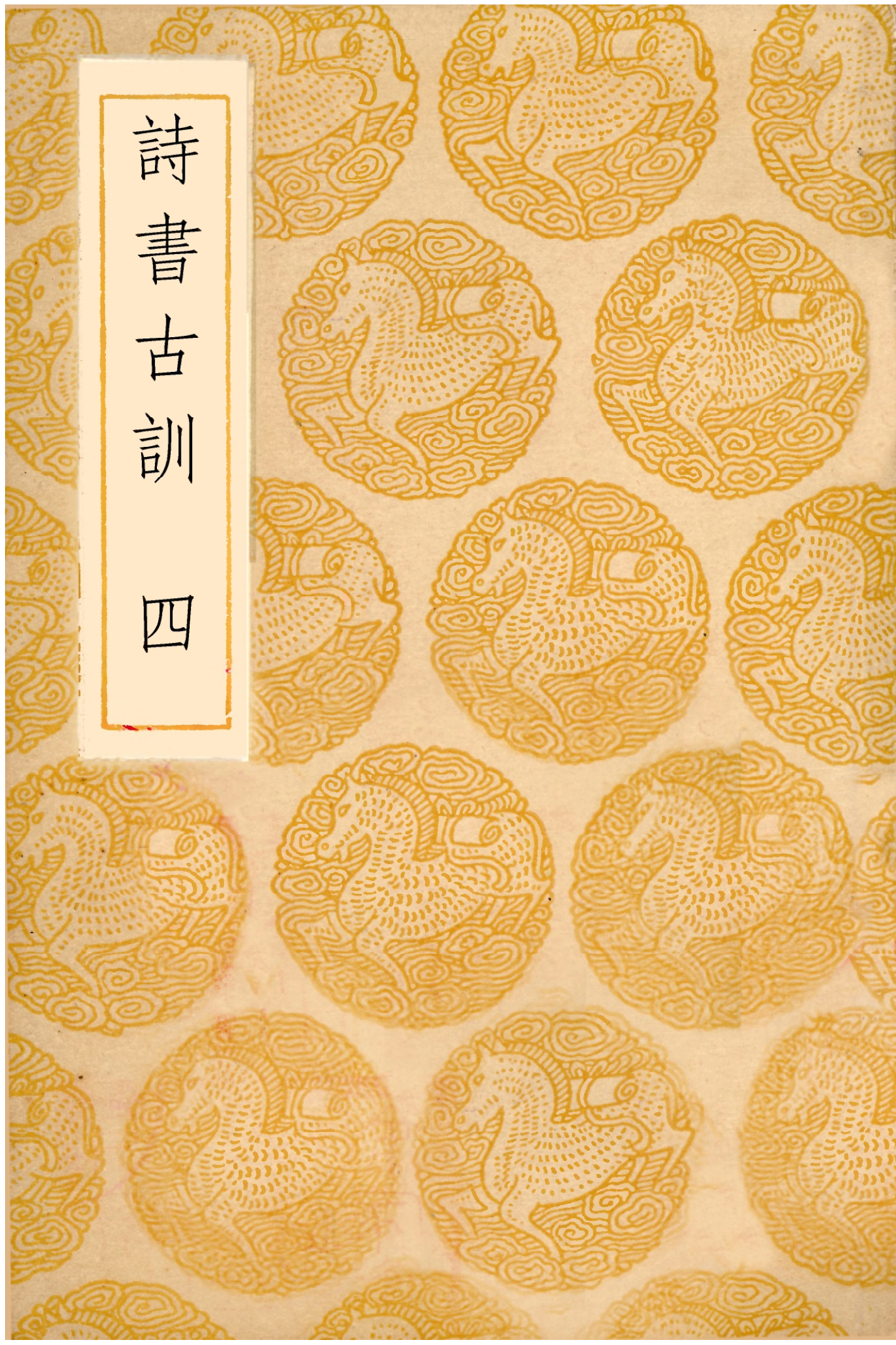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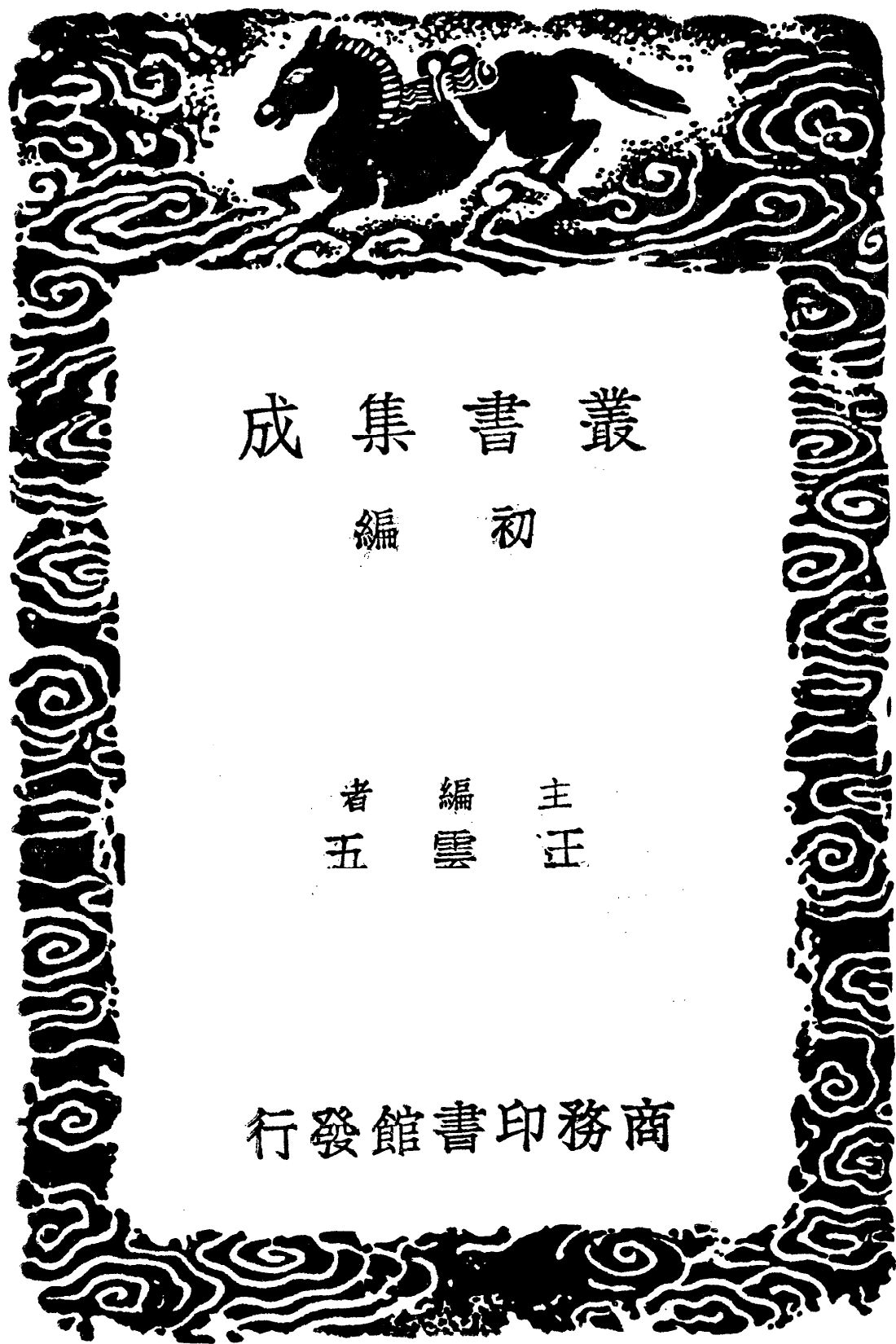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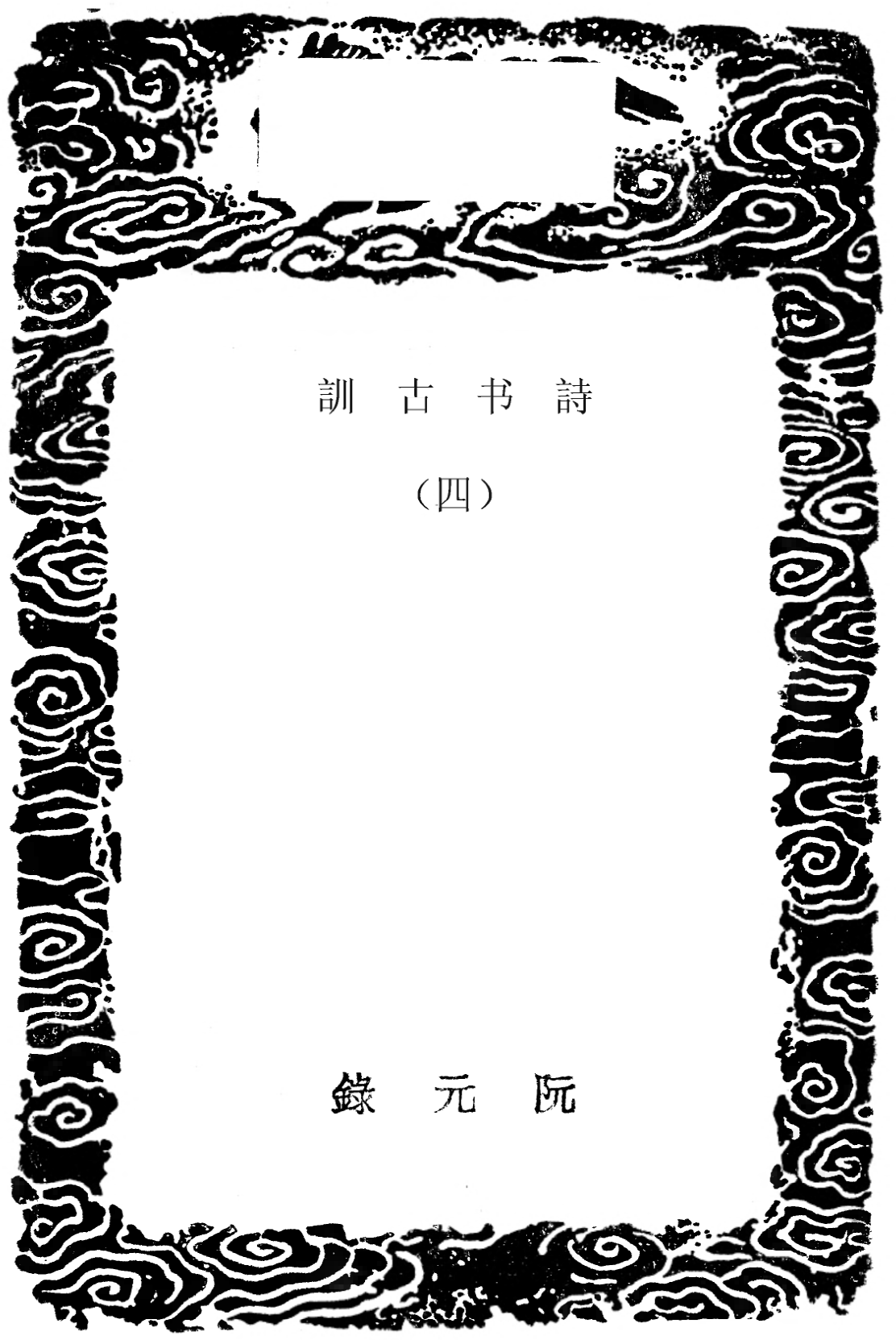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汪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 書 古 訓

(四)

阮 元 錄

詩書古訓卷五下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娵已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娵已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絲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娵已，作長夜之樂。上呂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呂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厯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五行志。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嚀。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敘。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迺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太靜。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計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呂順五行也。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目。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尚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臠。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癰。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臠。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臠。時則有目癰。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臠。時則有耳癰。時則有黑眚黑祥。惟水沴火。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臠。時則有心腹之癰。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令豪吏滑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虞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曰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獮有祭是曰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騊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瑩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

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鰥獨。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東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躍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曰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註。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尙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

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佞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譴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

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漢書劉向傳：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宮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隱，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蓍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

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著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曰僭恆惕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惕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曰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

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縢

乃卜三龜。

白虎通蓍龜。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尚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棐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棐譏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漢書王莽傳。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作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譌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尙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嬖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斃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辜。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尚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并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并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於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尚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尚書外傳。與此類矣。光琦謹按。古尚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

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尙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

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厯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冉。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曰。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曰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於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呂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巫列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厯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擣弁者爲文鑾竈者有容楮棧者有數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

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佯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目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祲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目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目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目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尙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厯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呂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天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

不言言乃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目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呂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奭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

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謀。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戡。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慎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註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楫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曰。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旨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厯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瑱。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瑱也。明爲繼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呂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闕。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興城臨民益所呂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誠。

鹽鐵論詔聖。故茲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尙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

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尙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憚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目未洽者也。原獄刑所目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勅民惟刑。言制禮目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尙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呂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呂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呂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呂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纍纍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尙賢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人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此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滂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目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者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庖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譏譏善諂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詩書古訓卷六

尙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諡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註。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茲在茲。註：又逸書。由己率常可矣。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忘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註：虞書。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澤水儆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註亦逸書也

天之厯數在汝躬

史記厯書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允執厥中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白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

相似爲古尙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亡書。而傳之原文遂亡耳。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蠡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蠡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九共逸文。

尙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謥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謥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註。書。逸書。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註。逸書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註。夏書。逸書也。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天上。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

僖子后。后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僖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僖我后。后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下。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厯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呂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呂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甯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闢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註書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註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註。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說命

呂氏春秋諭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註。逸書。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外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敦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帝告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般庚逸文。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冝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冝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厥罪惟鈞

墨子尙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蘇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卽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註大誓周書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註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

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曰爲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定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不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姐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姐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姐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穉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厯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呂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厯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馘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註。逸書言畏而愛之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辜。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
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憇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逸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友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三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註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二年六月庚午肅

漢書律厯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註。逸書。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

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紼。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

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瘳瘵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轡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

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嚙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汜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右詩書古訓六卷。國朝阮元撰。案先生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銜。謚文達。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歟歷封圻。入躋宰輔。儒生勳績。彪炳人寰。督粵十年。遺愛永著。口碑如免。洋米船鈔。脩貢院。增置虎門礮臺。脩通志。創建學海堂。諸善政。尤彰彰在人耳目間。崇祀名宦。僉言無媿色云。著撰等身。尤湛深經學。所著學經室集等若干種。外如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十三經經郭。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皆卷帙浩繁。而手自發凡起例。鉤元舉要。考訂綦詳。又嘗刻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諸巨冊。普惠天下學者。洵一代偉人也。是書卽於十三經經郭。提出詩書二經。刪節增補。校定以成之者。惠徵君之論爾雅曰。釋詁。釋訓。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甫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孔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是書之名古訓。亦猶此旨也。先生生平學經。專言實事求是。而是編根據古書。字字諦當。尤精確不磨矣。咸豐乙卯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書古訓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錄者 阮 元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霖 王永榜 宮模秀
沈抱秋 謝樹東 王 模)

